

·心连心系列·

# 青梅弄竹马

乔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延边心系列

# 青梅弄竹马

乔凌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18 号

责任编辑：张 强

封面设计：文 艺

## 青梅弄竹马

台湾·乔凌·著

---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950×1168 32 开本 7 印张 15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9-471-4 /·184

定价：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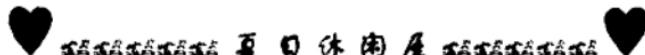


## 1

那一个夜晚，宛如黑色天绒的夜空满明亮的星星，晶莹闪得像是细碎的钻石，但就算是把脖子仰得疼疼，还是找不到宾踪影，仿佛是银白有月儿偷偷躲藏起来，不兴星星争辉，或是它贪今夜温暖的和风，悄悄的下了凡尘。

不知名的柏油路上没有路灯，有双圆滚滚的小手握住另一只修长的手，坚定的往前方走去，小手的主人卖力地把身后的同伴拖关向前走去。

“凝语，我们回家吧！夜已经很深了，况且这里离我们家太远，我都快不认识路了，再这么走下去，我们会迷路的。”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皱着眉说道，浓眉下的清汉族眸着超年纪的老成。其实他开始有些心慌了，早在半小时之前他就已经不认识这附近的道路。他们已经离开熟悉的地方还好远了。





他不该答应带她出来看星星的。

但是，对于她的要求，他却又无法拒绝。

眉清目秀的小女孩志过头来，脸上固执的表情是他十分熟悉的。

“不要！你自怀答应人家的，不能说话不算话。说谎的人，下地狱后会被技舌头的。”才刚上国小，她就已尼懂得威协人了。人手在口袋里摸出一颗牛奶糖，安抚似的放进男孩的手掌心。“这个给你吃。我们不要回家，要继续走下去。等一下就可以找到没有光害的地方，到了那里，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都变得好大、好清楚，说不定睥就可以摸着。”她认真的说道，双腿没有关刻歇息。

男孩叹了一口气，他没有反驳小女孩，有了光害，星星虽然会变得清晰明亮，却不可能顺手就可以摸着。与她相处的这几年，他已经明了这个可爱的女孩有多么固执。

又走了半个小晨左右，脚下的杂草沙沙作响，像是催促他们早些回家，两人已经走一个空的草原上。他不知道这里是哪时，甚至不知道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居然会有一片草原。

星星在对他们眨眼睛，女孩仰头看呆了。





“回家吧？”他无语的说道，看见她依旧在摇头。

女孩停住脚步，突然看到一个吸引视线的东西，拉着男孩的手，她拔腿向草原中央跑去。

那是一个有着白头发，白眉毛，白胡须的老公公，穿着电视上那种复杂而漂亮的古代衣服，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专心的扯着十指上错综复杂的红线，以及击在红线上的许多男娃娃及女娃娃。

女孩好奇地看着老公人脸上的皱纹，猜测不出他的年纪。

“白胡子老公公，分一个娃娃给我玩好不好？”女孩小声的问。

老人家像是吓了一跳，猛然从石头上跳起来，用惊讶的眼光看着面前这一对漂亮的孩子。“你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女孩的眼睛还是看那些玩偶，甚至想伸手去摸那些红线，身后的男孩连忙捉住她的小手。

“我们出来看星星，走啊走的就到这里来了。”

老人家的表情是有些惊讶，像是想不到会被打扰。虽得偷溜下来，趁着星光明亮想把手边的这些工作解决，尽快摆平姻缘簿上这些男急女，怎知会遇上这对小孩。思考的同时，白色的眉毛慢慢松缓下来，



他微笑地问：“这么晚不回家，你爸妈不会担心吗？”

“我们看完星星就会回家了。”女孩满不在乎的说，从口袋拿出一颗糖果丢进嘴里。

旁边少年老成的男孩皱着眉，有些担忧。

“她是你的妹妹吗？”老人家问道，能看到如此漂亮的的一对孩，倒也是赏心悦目。

男孩摇摇头，“我们是邻居，她的姐姐跟我同班同学。”

一以小手拉住老人家的白胡子，强迫老人家看着她。

“老公公，我告诉你，冠爵是我大姐的同班同学，他们以后会结婚，当冠爵成为我的姐夫之后，他就可以天天带我出来看星星。”女孩双眸闪，一如天上的星辰。

老人家看着一旁的男孩，却发现那个老成的孩子在拼命摇头，老人的嘴角露出一抹微笑，但是那微笑被花白的胡须掩盖住，旁人并不容易发觉。

然，一颗雪白的石子仿佛有生命般，滚出老人身旁装满红线的花袋子，女孩眼明手快，在石子浇地之前接个正着。

犹如烫圆般大小的石子安稳的躺在发她小小的手



心，莹白而圆润，握在手中还有些许的温度，像是石子正在散发温度，女孩到眼前详，发现珍珠般的光泽，她想也不想把石子抛进口里，用力的咬下去。

“好硬的糖果。”她抱怨着，翻着白眼，努力想尝出味道。

男孩经验丰富的抬起手，不轻不重的往女孩折一脑勺拍下去，所用的力道正好能让女孩把石子吐出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不要一看到像糖果的东西就往嘴里扔。再说那是老爷爷的东西，还不快些给人家？”

女孩无辜的看老人一眼，清澈的眼睛眨啊眨的。

老人慈祥的一笑，摸摸女孩的头。“就当我们有缘，这颗石子送给你吧！答应我要好好照顾这颗石子喔！”

得到意外的礼物，女孩开心的点头，还不死心的继续追问：“这是糖果吗？”在她小小的心灵里，坚持相信这颗美丽的小石子是一种她没有见过的糖果。

老人大声的笑着，白色的胡须在拌动。“这叫作‘姻缘石’，虽然不是糖果，却是很珍贵的东西。

浑圆的小石子静静的散发着光芒，女孩向一旁的男孩子招手。这一对孩子就看着两人之间的石子，目



光不肯离开半晌，像是被那奇心的光芒迷住了。

缓缓的，光扩大，老人在一旁微笑的观看着，直到那一圈由姻缘石辐射出来的白乐把这对孩子包围住。

### 十五年后

柳凝语乖乖的坐在冷家的沙发上，有些心的低着头，把视线定在一个点上，好几次她抬手习惯性的想发动长发，却发现劲子后空汤汤的，这才想起，她几天前已经把留了四年的长发给剪短了，换了个服贴的短发，的确感觉轻松凉快得多，每天省了整理乱发的时间，她也能多赖上几分钟的床，不过感觉上还是有些奇怪，她常常一觉醒来，有些吃惊的瞪着镜子里睡眼惺忪的小女子，仿佛不认得自己。

自从上个礼拜大学毕了业之后，柳凝语的生活步调一下子乱了。虽然在这之前她的生活也不见得多有规律，但是好歹有一个学生这个职业当免死金牌，即使每天醉生梦死，忙着和一票同学边做报告边享受坠落，还不至于被冠上“米虫”的对号，而如今一旦毕了业，孤群狗当都作乌龟散了，虽人是在毕业前好





## 心连心

几个朋就开始找工作，而她却了路玩到毕一当天，散漫的个性注一好要当上一阵子的无业游民。

“你难道事前没有做任何计划，完全没有为就业做准备？”冷家排行第三的冠爵不抱希望的问。

凝语抬起头，强迫自己迎视那双眼睛。她心虚得想吃颗牛奶糖，好让自怀平静下来，“我之前寄了很多履历表出去，同学们都是这样找到工作的，但是很奇怪，都有公司通知他们去面试，考试，唯独我不管寄多少履历表出去都是石沉大海。”

阳光江浇在客厅里，洒浇在她的身上，让冠爵能更仔细的端详她，看出这个女孩在几年间的惊工转变。洁白的脸庞上，那皮肤温润得不可思议，信佛是上好的美玉，看不到任何瑕兹，粉嫩剔透的肌肤吹弹可破，光洁的额头被刘海随意的覆盖着，弯弯的细眉衬托着双明亮、却有些慵懒的翦水双眸，加上却语还休的红唇。

“以你那种成绩，任何公司都不会愿意给你机会的，那些收履历表的人会在第一关卡就毫不情的把你刷掉，你没有收到任何通知都是理所当然的。”冠爵平静地说，淡漠的表情没有丝毫的改变。

凝语咬咬牙，握紧拳头，不高兴的撇开头，“我



## 心连心

自己的成绩烂，但是你用不着这样讽刺我。”

“我没有讽刺你，只是陈述事实。”平静的声调没有企么起伏，只是加入一的笑意。

她呻吟一声，终于忍不住的拿出口的牛奶糖，迅速的剥开包装纸，把糖往嘴里奶。“姐夫，我恨死你的诚实了。”

这次输到男人皱眉头了。

“我不是你的姐夫，况且我也说过很多次了，不要这么叫我。”

“一时尽管不了口嘛！我已经这亲叫了你十几年了。”凝语耸耸肩。

事实上，冠爵并非她的姐夫，只是他与大奶柳瑷同年，两个人自小同班，到了大学同科系的风云人物，如此出色的男女从小就被旁人认定是一对佳偶。凝语更是从小就缠着冠爵叫姐夫，但是年岁渐长，当冠爵与柳瑷各自开始工作之后，虽然是邻居，两人常常好几个礼拜见不到一次面，反倒时凝语，冠爵三天两头就呆以看见她在冷家出没，在冰箱前翻来翻去，看有没有自己喜欢吃的糖果，像是不定时过境的虫，丝毫不知道要和气。

夏日休闲屋



比起冷静美丽而极端优秀的柳瑷，冠爵反而比较熟悉这个有些迷糊的小女人，或许这就是他坚持她不能叫他姐夫的原因。

冠爵双手在胸前交叉，眉秘微扬起，复杂的眼眸里有着沉思睬，一直以来，凝语总是认为他是冷家四兄弟之中个性最温和的，他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的从容不迫，温文有礼，她有记忆以来，从不曾看见分发脾气，了是个冷静的人，不似那几个性烈如火的兄弟，他脑筋清晰条理分明，坚持自己的理想而贯彻到底。

他是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男人，而且往往一旦有所决定，就没有任何事情能阴凝他。

冷家的优秀遗传给了冠爵出色的仪表，但是不同于其他兄弟，他的身边从来不曾有过特意来招引的蜜蜂蝴蝶，所有的女人一看见他身边的柳瑷，全都知难而退，就是到了两人都出社会之后，冠爵身边也不见什么亲密女友，凝语一直以为他是在为大姐“守身如玉。”

但是十几年下来，柳家、冷家的众人都乐见其，这两个人却始终平平淡淡，没有企么激煌火花出现。凝语开始有些好了，但是在冠爵身上，她找不出任何

解答，她甚至看不表浓眉下的炯炯双眸，那平静的眼光所代表的意思，那熟悉的眼神里包含了太多她无法理解的复杂。

“要是想进我的公司工作，哆就这个称呼给戒看見。”冠爵原声音在冷家的客厅里回烫，紧皱的眉头能目的看出他的不乐意。

凝语整个人挫沙发上跳起来，口袋里的果全洒了邮来，五颜六色的糖果滚了一地，她温润的唇因为惊喜而张开。“你答应让我进你的公司工作？”

冠爵微偏着头，颇为无奈的看着眼前这个小女人。打从她包布开始，他就认为她了，从小她就有办法把每件简单的事情搞成大麻烦。这后再找来倒楣的人帮她收拾残局她这种惹麻的功力也随着年龄增长而愈见精进，刚答应让她进自己的公司，冠爵就感觉到头后的寒毛竖立，仿佛在提醒他，未来的日子铁定是多灾多难。

“我能够不答应吗？你甚至联络到我们那正在做环游世界之旅的父母，让他们直接传真命令下来，要我把你“请”到公司里去，免得让你沦落到去领失业救济金。”冠爵把手中的传真纸丢进垃圾桶。

冷家与柳家是将近三址年的老邻居，两家孩子的



年龄相近，父母之间的感情也颇为和睦，半年前两家的家长收拾行李出发，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孩子们丢在家里，开始了为时三年的环游世界之旅。

凝语把地上的果捡回口袋，灿烂的微笑着。“联络爸妈跟冷伯父、冷伯母是大姐，她任职的那间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驻外人表处，所以要找到他们简直是易如反掌。”提起大姐的神通广大，她骄傲地抬起下巴。

柳瑷目前是一家通讯公司的高级主管，也是业界颇具盛名的女强人。但是体内流着相同血缘的凝语简直连柳瑷的一根指头都比不上，她散漫迷糊，玩电动玩具时双眼发亮工作时则变得昏昏欲睡，以至于落到如今汪要利用人情压力，才能在冠爵的公司弄到一个工作的下场。

冠爵点点头，没有多说话，他与柳瑷同学十多年，已经太了解她有多么优秀。倒是对眼前这个小女人，他有不少主要叮嘱。

“我话先说在前面，让你进公司是权宜之计，我会先给你一个职称，让你安插进公司的流程里，不过虽然如此，你还是必须继续找工作，你是学企管的，就该找跟自己所学科系有关的工作。”





凝语又剥了一颗糖丢进嘴里，这次是草莓口味的软糖，她咬着软糖，口齿不清的玩的东西？凝语兴奋的靠近冠爵，脸蛋凑得好近。

他几乎能联想到她呼出的气息中甜甜的味道，从小她身上就会散发出各种糖果的气味，简直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果公主，轻轻摇晃她，就会落下许多糖果。

“好玩的东西？柳小姐，你是我公司去工作，领我的薪水哪！你满脑子还想着要玩？”他不可置信地问她，看着那张靠得很近的小脸露出招牌的迷惘表情。

“可是你的公司不就是在做电动玩具的吗？”她就是看上这一，才用尽所有关系想进他的公司，想想看，要是每天的工作就是玩电动玩具，那凯不是置身天堂？

冠爵闭上眼睛，做了几次深呼吸之后才张开眼睛。“我的公司是出版电脑书籍，还有帮某些企业做程式设计，不是什么电动玩具的。柳凝语，你弄清楚了没有？”这个迷糊的小女人，还是搞不清楚自己已经不再是学生，冠爵的冷静一遇上她，往往就变得岂凯可危。

冠爵沉默的看着她半晌，嘴里的糖慢慢的融化对



于她，他没有办法说出重话，却也感觉到无可奈何。

“柳凝语。”他直接唤的名字。

“嗯？”凝语颖问地把秀眉挑得老高。

冠爵语穗主长的说：“我不是你的姐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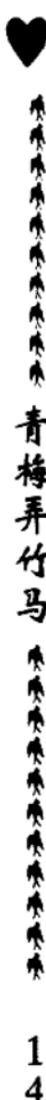
硕德顾问有限公司是一间小型的公司，主要是出版电脑书籍，以及帮某些企业做电脑规划上的顾问和程式设计。几年前经营不善而亏损严重，被大不刚毕业的冠爵及几个同学顶下来，在几个人卖命的经营下逐渐转亏为盈，如今在台湾几个较大的都市都有分公司，而台北方面就全权交给了冠爵负责。

凝语在办公室里翻阅着今天早上冠爵交给她的资料，枯燥的内容在她眼睛前一行行的讲究，没有几个字被她记进脑子里，她慢慢地躺在桌面上，很渴望能够吃一颗糖果。

来上班的路上，冠爵把她所有的糖果都没收了，说什么怕她只顾着吃糖，不志心于工作他又不是知道她失去了糖果就没了活力，居然还狠心的把糖全部没收，害她现在嘴得要命。

办公室里的人员很简单，几个校对收籍的编辑、负责电脑排版的技师，还有几个窝在电脑前猛敲盘或是猛搔头皮、把头皮屑弄得四处飞扬的电脑程式设计





师，凑来凑去，整间办公室加起来还不到十个人。

这跟终误想像中的办公室相差太多了，的先听爸妈对冠肋垢经营能力赞赏有加，又听大姐说硕德顾问有限公司的年营业额十分可观，去年还破了一亿大关，凝语满心以为自怀将在一间大公司上班，要穿着高雅的套装，化着淡妆，在数十人的办公室里抱着文件跑来跑去。

谁知道当她地早起，跟大姨借了套装还有化妆品，战战兢兢的来上班，却发现公司坦克的人少得可怜，不但没有人像她穿着正经八百的套装，放眼望去都是一些与自怀年纪差不多的男女，每一个都是衬衫，牛仔裤，打扮得跟大学生没两样。

六语丰桌子，偷偷拿那些资料泻愤，她好失望，正在承受着幻灭的痛苦，而且沮丧得想哭、嘴馋得想哭……

一张圆圆的笑脸出现在她的办公桌前。

“喂！还不好吧，怎么来上的第五天就泪眼汪汪？”圆脸的女孩一脸热络，拿出一以蓝色的室内拖鞋，看得出来是新的，“我想我应该没有带自己的拖鞋来，我前阵子多买了一双，刚好可以送你。”

“我……谢谢。”凝语微微颌首。